

亢龙有悔的老年

利用空间理论对海明威笔下老年角色之分析

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亢龙有悔的老年

利用空间理论对海明威笔下老年角色之分析

邓天中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亢龙有悔的老年：利用空间理论对海明威笔下老年角色之分析 / 邓天中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004-9764-6

I. ①亢… II. ①邓… III. ①海明威, E. (1899—1961)—小说—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5040 号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218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度一般项目『当代英美悖论诗学反思研究』(10BWW016)系列成果之一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0年度后期资助项目『亢龙有悔的老年——利用空间理论对海
明威笔下老年角色之分析』(10HQW004) 成果

解读人生年轮的刻记

(代序)

虞建华

文如其人。邓天中博士个性活泼，思维敏捷，言谈洒脱，他的论著亦是如此。加之中西兼及的开阔视野，挥洒自如的文风和结合文本的理论探究，他的著作读来让人耳目一新。邓天中曾在我的名下攻读博士，取得学位不久，就亮出了这本基于博士研究但又有所拓展的新著，让人惊喜。

学界有言：人文研究方面，“能者小题大做，不能者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取其字面意思，没有贬义的成分，即以小见大，从微观入手探析宏观，让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存在。而“大题小做”者，则往往流于大而无当的空泛。邓天中的著作讨论的是“老年问题”——一个绝对的“大题”，涉及巨大的社会群体，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文化、经济、生理、心理领域。但他找到了“小作”的视点，从海明威小说中再现的几个老年角色切入，以作家笔下的六个“文本化”的老人形象为考察对象，谋求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讨论的立足点是文学的，但涉及范畴超越了文学本身，而且论述借助空间理论，将海明威历时性老年角色进行归类细读，解析故事中涵容的对生命的理解以及故事反映的社会现象。通过老年角色这一

个侧面，邓天中博士让我们领略了海明威这位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的写作深度。

不管是当今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的视阈中，边缘成了中心。作家和学者的关注重心落在被现代、后现代社会“边缘化”的个体和群体之上——那些被歧视、被排斥、被挤压、被异化、被肢解、被忽略的人们。邓天中博士的论著指出，在文学中，相对于公认的被主流社会和意识形态边缘化的妇女、移民、少数族裔群体而言，老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在社会动荡年代，老人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即使在和平岁月，老人也是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相对而言，对老年的探讨则在文学中少有真正的关注。如今在我国，在世界，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赫然耸现成为我们都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全球性的命题，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是真实生活中的人际关怀，还是文学中的探索，我们对老年群体的理解一直都还十分欠缺。

老年群体具有多面性和多义性。岁月的沉淀，经验的堆砌，个性的积淀，习惯的凝滞，使他们超于阶级、性别和种族分界，自成一类，十分特殊，十分复杂，难以穿透。对老人而言，他们活跃的生活已成为记忆，伴随着精力的衰退、自助能力的减弱和子女的自立，他们往往会产生无依无助的孤独，天命难抗的消沉，往昔不再的遗憾和缺少理解的痛楚，他们的内心是多种情感纠结的聚合体。而另一方面，人生的这一最后阶段代表着经历了甜酸苦辣后的成熟，最能揭示人生和人性的真谛；由于接近生命终点，一生的经验更能引向对死亡这一深重主题的深切思考，因此又最能凸显对生命价值和终极意义的理解。邓天中关注的主题是前沿的，也是重大的。他的论述向我们揭示，海明威利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对老年人生的众

态早就有了深刻而系统的描述和反映。

长期以来，“老年”一直是文学中的传统母题，但是一般文学中的老年人常常被简单化，更多地成为一种象征：历经沧桑，阅尽人生之后被凝固成了雕像，被概念化，成为符号，却没有得到如实的再现，仔细的分析和深入的解读。他们或者被美化，成为智慧的化身，代表了理性、经验、成熟、深沉，虽然时常伴有一种英雄迟暮的苍凉或事业未酬的失意，但更多的是一种摆脱了功利与欲望，品味了世态炎凉之后的淡定与超脱；或者被丑化，成为迂腐的化身：保守、偏执、落伍，冥顽不化，关闭在自己记忆的小世界里，被社会发展抛在角落里，怨天尤人。不管是褒是贬，这种文学中浪漫化的处理，都将老年人脸谱化、扁平化、程式化，都忽视了老年人的多样性、深刻性和现实性。

在当今的历史和社会大环境中，老年学日益成为显学。我们看到了文学中已经出现的对老年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个从被忽视到被审视的转变已经悄然出现。但是从理论上对老年进行心理、社会、文化方面深度探讨的依然不多。邓天中博士的著作在这方面做了勇敢的、有益的尝试。他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性（时、空、能）和空间三分（感知空间、认知空间和历验空间）出发，把人看成一个多层次空间产物，结合《周易》的空间隐喻，中西合璧，对海明威小说中的老年人物进行个案解读。在今天空间转向的大潮中，空间批评在文化批评、社会评判等大多数哲学领域都有了长足的适用，邓天中博士尝试将其应用于微观的文学批评，探讨列氏空间理论的包容性，为海明威小说人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和不同的认知视角。

老年话题往往是沉重的，其重量来自历史的积累和记忆的

叠加。身体的衰老所剥夺的空间自由，与死亡的即近关系造成的时间压迫，与社会主体脱节后产生的内心孤独，容易塑成老年的特殊心理和特殊的思维、行为方式。但这又是人生包蕴最丰富的阶段，小说家可以在这里找到考察人类生存状况的最好素材。邓天中博士在著作中说：“老年作为生命周期的自然总结，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已逝人生景观的空间视点，如同树的年龄可以通过观察其空间年轮，从一个相对貌似静态的空间构造来观察人的老年，实际上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现个体人生全景的机会——他终其一生的全部行为、与外部自然界的联系、与同类之间的关联以及他毕生向外部世界发出的能量和接受到的能量都应该记录在他的人生年轮之上。”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当下话语背景下，解读人生年轮的刻记，从典型文学作品中探究老年的行为和心理模式，解开老年的复杂心结，分析老年的隐喻意义，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和研究的大课题。邓天中博士将这样的讨论和研究延伸扩展，引向人生与人性的抽象领域，引向理论的深处，引向社会无意识。这样的讨论如果能为我们的视阈拓宽一点新空间，为我们的认识添加一点新见解，唤起我们对老年问题更多一点的关注，那么这本著作就已不辱使命了。

2010 年秋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目 录

解读人生年轮的刻记(代序)	虞建华(1)
导论	(1)
一 本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1)
二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与角度	(11)
三 本研究的意义	(18)
第一章 时空能三位一体的空间悖论理论	(22)
一 理论背景	(22)
二 本研究中的三个空间维度	(27)
三 空间的悖论	(50)
四 《周易》与空间能量变易	(57)
第二章 异托邦感知空间里的两位老人	(69)
一 老年“异托邦”空间	(69)
二 镜像般的老伯爵	(74)
三 空间死亡符号的老年	(103)
四 空间符号性困境	(115)

第三章 战时认知空间里的老人	(118)
一 乌托邦式认知空间	(119)
二 老人在桥边空间里的犹豫	(122)
三 安塞尔莫的空间孤独	(133)
四 以“虚”受人的泽山“咸”	(161)
第四章 困于城市空间的老人	(165)
一 城市背景下的咖啡屋特性	(165)
二 海明威笔下咖啡屋性的“三位一体”	(175)
三 城市空间下的言说与宗教	(183)
第五章 寻找历验空间的老人	(199)
一 年老的器官与能量	(200)
二 老年空间的命名	(211)
三 老年空间的家园、梦与罪孽感	(217)
四 老年空间里的语言	(227)
结语 亢龙有悔到从心所欲	(241)
一 海明威老年母题的嬗变	(241)
二 海明威的“人的宗教”与“不思人生”	(244)
三 诗意栖居的空间自由	(253)
参考文献	(262)
后记	(278)

导 论

一 本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2011 年是美国著名现代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厄内斯特·海明威自杀离世 50 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可以说在美国文坛至今尚未出现一个如他那样影响如此深远的小说家。海明威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作家（董衡巽，2008；吴然，2008）、20 世纪“书卷气最少的作家之一”（刘象愚、李娟，2007：6），其作品与作家本人无不永远充满神奇的艺术魅力，我们无论从怎样的角度都似乎无法穷尽其文本可能性，也无法穷尽“海明威”的可能性。董衡巽说海明威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拔高了的自传”（邱平壤，1990：6）；甚至更有学者认为，海明威的自杀不过是把“他手里的铅笔换成了猎枪”，是另外一种人生写作“定稿”（刘象愚、李娟，2007：3）——因为他本人，或许包括评论界都认为，自《老人与海》之后，“他停止了艺术的开拓，无力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自己”（董衡巽，见邱平壤，1990：8）。也正因为如此，从他的第一部革命性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在 1924 年问世至今，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评论界对海明威的解读热情就不曾消退过。他对人生的广泛关注，让我

们似乎总能从他的艺术作品中找到我们想要的解读内容，比如说，在如今这个世界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当“老年关怀”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发现，海明威利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对老年人生的众多形态早就有了深刻而系统的关注。

一提到海明威，人们就会把他的一生、他的作品以及他所最钟爱的主题——死亡，自然地联系起来。这自然是由于海明威在自己的作品中最大限度地探讨了人生与死亡的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由于他是以独特的死亡方式——自杀——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知道，海明威远远不止于以描写死亡的场景如杀戮、医院、黑暗来表现死亡。在他笔下出现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年角色，同样与死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指涉。无论是《太阳照常升起》中的老年伯爵米比波普勒斯，《永别了，武器》中的葛雷非伯爵，《丧钟为谁而鸣》里的安塞尔莫之类的小角色，还是短篇小说《桥边的老人》（如今已选入我国高中语文课本）、《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入选美国许多高中课本）中的无名老人，更不要说最终帮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集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之大成的《老人与海》中的老年渔夫。我们禁不住想问：海明威对老年形象的刻画是否就是他探讨“死生”思维的另一途径呢？因为，毕竟老年与死亡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弗莱（2006：228）说：“文明的生活经常被比拟作生物体的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然后以另一个体的形式再生的循环。”我们无法直接去描写“死亡”，于是“老年”就成了“死亡”。在中国古代孔子就说过“老而不死，是为贼”——“老不死”也因此成了一个汉语俗语：这也似乎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提示人们，到了老年就是到了死亡的季节，不死也不行。“老年”是“就

死的必然”、“再生的渴望”，甚至是“欲死不能”的多重矛盾体的不相容的结合。“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此一阶段的最佳写实。作为人生中最不愿意面对而又无法逾越的特殊阶段，同时面对全球范围内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年龄歧视（ageism）、老年犯罪等新而怪的现象层出不穷，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该如何面对并最终解决这些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老有所养”的问题，早在几千年前孔子就指出了“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论语·先进》）的“养”与“敬”的关系。老年，作为人生的特殊阶段，在同一个“人”字下应该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标准。“有用”、“精力旺盛”、“性欲充沛”等社会流行标准并不需要成为，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老年生活的主旋律。对于“老年”，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一个健康的社会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老有所养”，真正的生态老年是完美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就包括对老年“无用性”、不透明性、“熵”性等的接受。

相对于公认的被边缘化的妇女、少数群体而言，老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被边缘化了的群体。他们被边缘化了却不自知，甚至不为人知。在妇女群体中，尚有先知觉悟者奋起为自己同时在为自己的群体呼吁，去争取各自的权利。但当老人真正“感觉”到自己“老”的时候，就已经是无力再来争取什么了。在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中，老人是三条腿的动物。与四条腿的无知金色童年、两条腿的如日中天壮年相比，老年的这“第三条腿”是多余出来的“身外之物”，暗示着老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龄阶段“冗余”与“包袱”之意。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表明了老年在一切社会中都不可能是一个特别受欢迎、受关注的阶段。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直标榜敬老与孝道的社会，形势一样不容乐观——我们只

需反演逻辑就一目了然：如果孝道与敬老在社会上蔚然成风，《论语》里孔子也就不必花如此大的力气来对孝道进行解释，甚至严格区别能“养”与“敬”的意义；如果孝道真的是普遍社会行为，汉时“举孝廉”之为就会让全社会都成为做官之辈。在任何社会里，我们所标榜和提倡的，恰恰是我们最希望珍重也往往是最缺失的。另一方面，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面对传统中老有所养、老有所终等特殊的社会期望，面对传统伦理中“百善孝为先”的理念，在现代生活重压下的成年人，无论是都市人还是农村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无法践行传统的孝道观。“代际矛盾”会随着老龄化问题而进一步激化。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强大反差就像一把高悬在当代人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使得既要维系自身生存，又想床前尽孝的人们疲于奔命。“空巢老人”与传统观念中的“父母在，不远游”的倡导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以至于在中国，一首《常回家看看》的通俗歌曲，成了看重孝道却又无法床前尽孝的全国人的悲情咏叹调。

老年人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当老年人自己的感受尚不能被言说的时候，还能指望什么样的学术理论来显露这一份怪异的内心感受空间呢？就更没有人会奢望那时髦的“权利”来光顾这一领域了。或许，在本书中放在最后一章的应该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里经常光顾咖啡屋的那一位无名老人。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人，因为他就像黑洞一样能够吞噬一切意义，让人感觉到必须有勇气来支撑才能够正视他。或许是出于学术意义的思考，或许我们根本无法从一个黑洞里读出实在意义，本研究才把这位无名老人与那位更具有“意义叙事”的老年桑提亚哥进行置换，让有意义的老人处于书的结尾，以增加一丝老年思考的“亮色”。

可以说，国内外——特别是国内的外国文学学术界——对于海明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他的“四大小说”，即《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和《太阳照常升起》，或集中于他的“硬汉子”形象、冰山理论，等等（邱平壤，1990）。诚然，海明威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开一代英语文学的文风（董衡巽，见邱平壤，1990：5），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每一个主题都有可资研究的巨大空间。然而，我们发现，对于海明威众多的“老年形象”，学术界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集中探讨。如此众多的老年角色一直贯穿着海明威文学创作的始终，除斯皮亚罗（Sipiora，2000）的一篇不足万字的论文把海明威的四个老年形象放在一起研究以外，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内外有哪一位评论家专门地探讨过海明威的“老年”母题或“老年”主题。

究其原因，一方面，大概由于海明威的上述独立作品的艺术魅力，使得评家对单一作品的兴趣就足以构成一部研读作品，也或许因为《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中的两位老年伯爵虽然形象生动，但毕竟篇幅较少，不足以引起评论的专门兴趣；而且，每部作品中的老年角色都已经引起了评论家们的相应的批评关注。单以《太阳照常升起》而论，差不多每一个旨在讨论该作品的评论家都不会忘记表述一下自己对老伯爵的深刻印象。罗威特（Rovit，1963：149）就把伯爵称为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的导师，威廉·克里根（Kerrigan，1974）叫他“杰克的模范”，沃尔夫刚·鲁德特（Rudat，1989）称其为一个“年老而智慧的杰克·巴恩斯”，罗纳德·伯曼（Berman，2003：76—77）分析了老伯爵关注青年男女主人公对话中的语言策略，瑞查德·樊提那（Fantina，2005：183）称伯爵为性禁区里的“性逃犯”，等等，不一而足。

人物被广泛提及，表明了评论家们对相应老年人物的兴趣。然而，诚如杰特鲁德·斯泰恩（Stein, 1933: 207）对海明威所说的那样，“片言只语无所谓文献”，我们也可以类似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上述的评论都还停留在感性阅读印象的层面，对人物的分析解读既缺乏深度，又没有针对性地看到海明威在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对老年角色处理手法上的系统性与变化过程。因此，虽然海明威的这些老年角色曾被广泛地、“片言只语”地涉及，或被独立成篇地分析探讨，但是，综合性地集中讨论，尤其是将他笔下的老年人物作为“死亡”的特殊文化隐喻与文本隐喻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努力看到老年在人生中的地位与意义等方面，还是值得我们付出更多、更加深刻的学术探讨。尤其是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慢慢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终”等不无悖论的命题正在成为全球性话语的背景下，从典型文学作品中集中分析这种老年的隐喻意义就具有了时代意义。

斯皮亚罗选择了海明威的米比波普勒斯伯爵、葛雷非伯爵以及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与《老人与海》中的老年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实用智慧”（Phronesis）为标签概括几位老年人物，是迄今为止同一文献中涉及海明威老年角色最多的一次研究。他把研究兴趣放在老年人物的“教育功能”、道德层面来讨论。可以想象，在一篇不到 20 页的论文中讨论如此多的角色，难免流于肤浅，更何况他的研究中还不曾涉及《桥边的老人》中的无名老人、《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安塞尔莫这些重要的老年形象。当然，另外一种可能的猜测是，或许是《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形象就已经盖过了海明威笔下其他老人的光芒；于是，一提到海明威的“老人”，大家就非常自然地想到老年渔民桑提亚哥，而对于其他的老人似

乎就不存在集中对比分析的必要了。

对海明威的老年人物缺乏系统学术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出自老年话题性质本身。无论我们怎样定义、粉饰老年，差不多在所有文化中，老年都不是一个令人产生愉悦联想的概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着这种尴尬话题。诚如怀亚特－布朗等（Wyatt-Brown & Rossen, 1993: 1）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年龄是无形的，未曾进入分析的主题”，因此进一步地，“老年就成了禁忌”。布雷南（Brennan, 2005: 1）的研究发现有一种现象叫做“老年的社会性边缘化”，人们在刻意“规避那些让他们痛苦的方面”，波伏娃总结说，“首当其冲地人们要规避老年”（Beauvoir, 转引自 Brennan, 2005: 1）。

同时，单就海明威而言，其老年人物被整体性忽视，或许是因为“老年”课题毕竟不如海明威的其他主题鲜明，如普遍认同的海明威对“死亡”的处理方式。相对于“老年”话题，他的“死亡”、“胜者无所获”等主题，可能更加吸引研究者的眼球。

然而，既然死亡是海明威也是相当多的小说家们所钟爱的主题，我们就有理由去关注与之密切相关的话题——老年。而且，老年往往更加紧密地与“死的过程”（dying）相关联。人们对“老年”话题的不喜欢或忌讳，是源自他们对死亡（death），或者说对死亡过程（dying）的恐惧。如人所言，人们并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死亡的过程。

1918年7月，19岁的海明威在意大利服役，一次意外的炮弹爆炸让他身受重伤，几乎丧命。他后来甚至坚信自己在那一刻已经“灵魂出窍”（Vardamis & Owens, 1999）。毫无疑问，这一次与死亡的“亲密接触”对他的影响很大，以致后